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鞠媚秋

江浙為名勝區，山水甲天下，中多隱君子。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，水闊連天，樹低無岸。瀕湖有村曰薛魚港，樹色鬱然，曲折通幽，片石孤雲，皆有逸致。人家隨水比屋，依山種籬。太史蘭，卜居於此，瀟灑有出塵想。子紉，字晚君，一字子九。少穎慧。及長，負才不羈。嘗曰：「區區之富貴功名，乃為學業累乎？為儒生者，顯則銘勛金石，功震當時；隱則托跡林泉，名傳後世。是亦可耳。」生貧，別無長物，而室宇結頗雅。芟茅作簷，剝竹成屋，石磴精潔，花木蕭疏。旁設芍藥，專命童子澆茗，以供寒宵清話，長夜讀書。窗外種梅四五株，冬來著花，霏拂琴牀書案間。暇時招友小飲，山色湖光，豁人眉宇。望雲樹之蒼茫，睹峰巒之隱現，每俯仰感慨，作不平鳴曰：「世無知己，老是鄉矣。」讀文君、紅拂傳，則曰：「世尚有閨閣女子，物色英豪，具風塵之巨眼者乎？」張筱坡先生督學江南，獨賞拔之，曰：「此奇才也。」是歲入學，急雨飄風幾竟日，生曰：「蛟龍得雲雨，非池中物也。」生性放誕，不合於時，而生亦不求合。侍史畫倩頗狡黠，善伺生意，載酒宴游，必令挈壺以隨；閒日則供掃地焚香，種花煮茗之役。

一日，紫陽書院甄別，生入城赴課。將歸，途遇蕭雨菴、蘇芙卿、秦夢琴，以久不見生，把臂歡然，共飲黃壚，雜坐於小閣干側。生曰：「波滑於油，山遠若黛，睹茲景，不嫌飽看矣。」蕭曰：「值此佳景，對斯良友，不可無詩。昔昌黎聯句，著為美譚。吾輩今日何妨效顰？」蘇曰：「蘭兄詩思甚捷，何必探囊覓句。今請別張漢職，一角優劣，如詩不成，自有金穀之故例在。」秦曰：「君言良壯。然刻燭以期則太緩，擊鉢以催則太速。今請以半炷香成八又韻，為不疾不徐間耳。」生曰：「然。友朋小集，雅近風流，斜陽話舊酒家樓，非今日韻事乎？」於時古渡雲蒼，亂流霞紫，鴉點翻紅，魚紋漾碧。蕭曰：「不知誰探驪珠，壓倒元白。」生曰：「惜無鞠部阿鬟來以續畫壁之佳話耳。」語未畢，猛聽遠處音嬌聲細，簫管並奏。蘇曰：「是笛招箏者，聊當催詩羯鼓耳。」生曰：「何處暗香，沁人詩脾。」秦曰：「想是隔院唱家沈水甲煎，故馨歛薰衣耳。」清徐來鸚哥低喚，風送餘聲偷渡處，只聞「來了」二字。諸人側耳聽之，但見垂楊疏影裡，微露紅樓半角，亞字橫排，綺窗猶掩。久之窗辟，繡簾斜卷，一垂髫女子倚風凝佇，恍惚有思，丰韻娉婷，不可一世。忽俯見隔河諸少年，即避入碧紗中。旁立小婢一人，猶掩映窗前，笑指天邊雁字曰：「此非傳書鴻耶？」頃亦逡巡而下。蕭曰：「無意間得遇樓頭美人，想是詩意所催，且可借以催詩。」秦曰：「只恐詩被美人催去耳。」時生方低徊獨盼，若有所懷。蘇曰：「環佩聲杳矣，兄何倚朱闌而神注耶？」生曰：「才遇麗人，不覺心折。『我見猶憐』，正使人之意也消。」秦曰：「丰神宕逸，自是身有仙骨。豈止意消，真個魂銷。」蕭曰：「劉郎何恨蓬山遠，蓬山直尺耳，豈隔幾萬重耶？」蘇曰：「蓬山雖不遠，蘭兄望眼幾穿矣！是妖嬈兒澹遠有致，半蹙春山，芙蓉如面柳如眉，秋水為神玉為骨，真謝家詠絮才也。」生曰：「此刻一番清話，勝於拈韻拈髭者百倍。若再狂吟鐵笛，高唱銅琵琶，恐文通有才盡之歎，而為由轡所笑。」眾人翹首仰望，見一天明月，幾占疏星；回顧樓邊，燈光透隙，簾馬微鳴，悄無人語。遂各別去。

生乘夜歸太湖，月彩流波，露華團草，思日間所遇，如有所失，慨然曰：「天下果尚有人乎？吾始以為西子臂冷，合德唾殘，飛燕香銷，玉環豔褪，織錦之機旋焚，回紋之詩蘭逸，良史莫續，班蔡不生，久已絕望於不櫛進士、掃眉才人，而不落深閨脂粉想；今天下乃尚有人乎？吾誤矣。揆是念以往，無怪蛾眉為之痛心，粉黛為之減價，而欲求青眼於綠鬢，訂香奩為相知，亦難矣。雖然，事出無意，似為有意，惜只見一面，未識姓氏，徒於夢寐間，依稀憑闌不語時也。」時長洲鞠苑梅，名儒宿彥也。見生文，異之，曰：「此未易才也。」詢出何人手。有答曰：「是蘭生作也。」鞠曰：「是子將來所造，有何限量？金馬玉堂，非異人任。」因問蘭生何如人。有與蘭生友者，曰：「生係出名門，髫齡秀髮，同學皆推為畏友。然憤時嫉俗，泥塗軒冕，無意於功名矣。」鞠俯首久之，頃又問，兼及里居。答曰：「今小隱太湖之湄。」鞠喟然曰：「僕閱人多矣，未有如生者。忍令其天假之才，長以青衿老？」

翼日，鞠棹舟訪生，並招致其家。謂之曰：「士子欲建不朽功，必以科名為先。自來才人恒薄視時文為不屑學，不知時文亦從古文出。以君才取青紫如拾芥，願無自棄。」出所選課藝千篇示生，曰：「此秘也。僕生平得力於此，不啻益智粽。」因掃綠筠軒，命生處之，朝夕論文。

鞠無子，僅一女。其母姚氏夢觀音大士入室，持白菊花一枝贈之，鮮潔可愛，遂有妊；及產，異香馥鬱從空際來，因名之曰菊花，字慧英，一字媚秋。既長，姿容豔麗，秀曼寡儔。教以詩文，有若夙習。兼及藝事，無不精敏，而於花卉尤工。父母珍愛若拱璧，將為覓快婿，苦不得當意者，以是將近笄年，猶未字人。鞠老自見生文，雅契重之，恒於後堂宴會，待之不啻父子。時庭中牡丹盛開，紅紫繽紛，璀璨奪目，特張盛筵，招集及門諸子以賞之。即席俱有詩篇，生詩推為巨臂，合座傳觀。繼而閨中亦有和章，諸客遂為擱筆。生見詩，知出女手，甚為愛慕，然未知其貌若何也。元旦賀歲，生請以通家禮見，女亦隨母至後堂，遂得一睹芳姿。兩相覲面，不禁愕然，蓋即樓頭所見麗人也。女見生，秋波斜睇，亦覺似曾相識，但不憶在何處遭逢耳。女嫡母曹氏，甚愛生，循世俗例，以生為寄子，得出入內廳。女自此亦不甚避生，時於絳帷執經問字；或偶吟絕句，亦出而就正於生。生聞為之點竄一二字，女輒心許。生偶將女詩寫於屏風，生友見之，遂流傳於外。今錄五章如左：

連宵疏雨又斜風，零落殘花隔水紅。
何處人家絲柳下，讀書燈護好簾櫳。
潑簾濃綠濕於雲，繞榻爐煙裊篆紋。
長日深閨無個事，此中清味要君分。
鴛鴦怕繡把針停，閒對青衣倚畫屏。
欲語無端又中止，防他鸚鵡隔簾聽。
小庭雨過畫，又展芭蕉幾尺陰。
最是黃昏人靜後，一燈如豆坐宵深。
夢醒依然兩一簾，迴廊弓印沒纖纖。
鶻聲一月簷前斷，空復朝朝把鏡占。

女讀書處為簷香館，迴廊小院，曲折通幽，最宜消夏，女恒招生共讀焉。生年雖近冠，紅絲尚未定係，意中甚屬於女，特無從探消息耳。與女詠吟唱和之際，時露胸臆。女亦知其意，每讀《詩經》「梅」之章，輒為敷陳毛鄭之旨，諷以宜遣煤灼，介紹者自有月老冰人，由氤氳使者為之主宰，一物不具則不能行，古者貞女大抵如是。

蓋女於此有許之之心，而無拒之之意，隱然見之於言外矣。生前時曾譜《旗亭》《驚豔》二闕，偶為女所見，笑詰何人。生囁嚅不能語。固詢旗亭在何處，生具以實告，且曰：「當日樓畔相逢者，神情態度，猶可彷彿，今日思之，疑是卿耳。」女曰：「誠然，君眼力固不謬。此為余姨母家，與鷗鄉小榭酒樓權隔一河。是時從余之婢為阿曼，今猶識君，謂君時著白袷衣，獨憑闌干，翹首臨風，思甚苦。是耶？非耶？」生亦笑應之。生叔湘湄為河南道監察御史，以事奉命出京，便道旋里，與鞠老為同年，昔時詩社中執轡牛耳者也。知生出鞠老門下，甚喜，詢生何以不婚，生遂乘間為叔直陳顛末。叔曰：「此亦何害？當為汝往求，以成厥事。」使往，鞠無異說。遂擇吉日納幣成禮。以太湖有風波之險，賃屋吳門為青廬焉。卻扇之夕，見者盡驚其美。一對璧人，稱為嘉耦。生聯捷成進士，終不出仕。謂人曰：「對名花，讀異書，此樂雖南面王不易也，何必浮沈於宦海哉？」聞者服生高見為不可及云。

